遥望花木

**□寄 平**

 大山里有个小村叫花木，你说这名字多喜兴。

 这个小山村就是藏在太行山深处的石家庄市平山县观音堂乡花木村。提起这个村，我仿佛看到了绿树杂陈，感到了冬暖夏凉。同时，我会联想到蓝天、白云、青春、兴旺这些词汇，脑海里也立马涌现出一个山清水秀、寥廓江天的美好画卷。

 文友们从花木旅行回城，没有一个不夸它的。他们有的让我看手机里存的图片，有的给我播放自拍的小视频，大家抢着对我说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花木的美，不用美颜，原汁原味，景自天成。”我理解这些文友们的心，他们大多是农家子弟，年轻时像羽毛丰满的小鸟，恨不得飞得越高越远越好。等看够了外面的花花世界，晚年回到自己的老窝，看茅屋顶上袅绕的炊烟、弯弯小路匆匆归牧的牛羊、乡亲们随便的穿衣打扮，都成了他们眼中最美最靓的风景！

 虽然经常想到花木、提到花木，也有当地在外工作的朋友向我细说花木，更有村党支部张书记向我描述花木的明天。但花木在我心中，却始终有着解不开的谜团，吸引我去更深入地感知它。是因为花木地处偏僻，远离尘嚣，恬淡、幽静才变得如此神秘了吗？有这个原因，但又不全是。

 花木村，你为什么叫花木呢？是历史上曾经花木茏葱吗？我感觉大体靠谱。史书记载，古时的太行山，树木丛生、百草丰茂，花木村作为太行山深处人类聚集地，肯定明山秀水、草木繁盛，聚村取名花木，显得诗意而浪漫。至于其他文化学者的什么说法，我从内心不愿意接受。

 抗战期间，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，曾经与八路军并肩战斗在太行山上。在平山工作时，他曾住过的村庄有蛟潭庄、洪子店、北苍蝇沟、王家坪、龙窝、常峪、卸甲河、上柳、下柳、花木等十几个村。但我看一些历史资料和将士回忆录，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外国友人写得最多最细致的是花木村。他们为什么对花木印象这么深刻呢？我在苦苦寻求历史答案。

 从地理位置看，花木村远离交通干道和大的集镇，重山环抱，林木茂密，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谷中，是一个非常不会被人在意的所在。也可能正因适合藏匿和隐蔽，1938年9月，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从山西五台松岩口转移到了花木，在这里，白求恩大夫曾经用最简陋的器械，夜以继日地救治伤员。资料显示，先后有五千多名八路军伤病员在此住院治疗。

 前些年，平山拍摄《平山记忆》大型纪录片，花木村一些知情的老人们面对电视镜头，深情地回忆了那个难忘的岁月：那个冬天特别冷，为给八路军伤员取暖，当时只有百十口人的小山村，烧光了多年积攒的所有柴草。那时候药品少，吃得也赖，听说伤兵医院有一些重伤员没有救活。为了让这些打日本鬼子的英雄们体面入土，按咱村风俗，为牺牲的战士都打了一口薄木棺材安葬。全村胳膊粗以上的树全砍光了。后来好几年，我们打柴都跑十几里外。

 这些年，花木村响应上级号召，封山育林，大搞绿化，一万多亩的山场全部被林木所覆盖。包括一个主村和两个自然庄，阳面以刺槐为主，间有其他杂木，阴面满坡油松侧柏，四季常绿。平山县委、县政府为牺牲在花木的无名烈士竖立的纪念碑，就矗立在村东苍松翠柏之中。

 草解人情，花惹人爱。解开了历史的一些谜面，知晓了花木的故事，我对花木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更加热爱。我特别崇敬这里的花草树木，在我看来，它们是抗战英烈不朽生命的延续，每棵都是有灵魂的。我认真倾听花草树木发出的呼唤，和它们共同回忆战争年代的点点滴滴。它们也和我互相感应，诉说着信仰不灭、初心永在的话题。

 人有意，树有情。人们辛勤耕耘、春种秋收，与大自然越来越亲近；树们春天长叶、夏天开花、秋天结果、冬天作薪。人类众生所共同做的一切，都是那么心甘情愿。

 农历四月的花木村，草长莺飞，杂花生树，美丽景色不亚江南。我深深感到：拥有花香的土地，是充满希望的土地；拥有鸟鸣的世界，是最美丽的人间。